

番禺寶墨園訪趙泰來

琴台客聚 彥火

去月初，朋友約同往番禺探訪收藏大家趙泰來先生。對於「趙泰來」這位傳奇人物的名字，早已如雷貫耳。趙泰來繼承他的家族收藏的國家級文物，可以媲美世界級的博物館，不說別的，單是西漢時期的金銀玉器就有六具之多。

冒著虎虎北風，在偌大的寶墨園，我們尋到趙泰來。由於到了寶墨園已屆中午時分，趙泰來為我們設了家宴：火鍋。火鍋的佐料有：雞肉、魚肉、蔬菜、山藥等等，都是來自寶墨園自養、自種的禽畜和農作物，鮮甜膩美。我們一邊吃飯，趙泰來一邊給我們講述他的歷史——

趙泰來原來祖居新加坡，祖父和父親都在香港掛牌行醫。中國解放後，父親攜同一家大小回到東莞老家，在虎門鎮醫院當起了醫生。趙泰來生於一九五四年，自幼有藝術天份，從四歲起開始學畫，其工筆畫功夫深厚，曾獲得張大千先生賞識。

當時，趙家的人大都在香港，趙泰來的叔叔趙聿修是太平紳士、元朗富豪。一九六九年，在文革中父母雙雙被迫害致亡，趙泰來身心俱疲，孤身犯險，泗水偷渡到香港投奔姨媽。因祖母與黃君璧、張大千、趙少昂等人交好，趙泰來得以師從這些國畫大師，學習中國畫，還選到趙少昂的入室弟子。趙泰來除了在家習畫，閒時還到電視台主持文物鑒賞講座，或是到各處去開書畫展。趙泰來後來憶述這段經歷，仍津津有味的。他說這是他年輕時期生活的全部，也是最快樂的。

二十三歲是趙泰來生命的轉捩點。一直照顧他的姨媽在病榻彌留時把地鋪匙交給他，說：「寶藏、寶藏……」

藏……答應我，一定要保護好這些東西。」並要求他不得向外人洩漏。後來他才知道，姨媽也是為保存這些文物才矢志終身不嫁的。直至兩年後，他才知這寶藏有多豐厚。

一九七九年，趙泰來開始接受姨媽在香港的財產，除了價值數千萬港幣的房屋和產業外，大量的收藏品堆滿了兩層樓面，已看得趙泰來目瞪口呆。

一九八一年春，趙泰來又接到去英國接受遺產的通知，說是倫敦郊外有一處巨大的莊園，是趙家八十年來購買的。趙泰來拿著姨媽臨終託孤式的「藏寶圖」，幾費周章，才在大莊園的一個隱秘處找到了存放寶物的地窖入口。

當打開了沉甸甸的地窖大門，趙泰來就驚呆了，只見大小小難以數計的木箱，一直堆到門口。這些古物存放了八十多年，相信連他的父親和姨媽都從未見過。趙泰來形繪，面積等同一個足球場大小的地窖，放滿了成千上萬的大小木箱，一個個封塵的木箱，揭去包裹的發霉稻草和棉花，一箱箱的字畫、玉器、戰國時期的大型青銅器、陶器等古文物赫然展現眼前。

趙泰來回憶說，當時還發現了六具金銀玉器，是西漢時期皇帝或重臣的陪葬品，要經過數月的時間才能將之還原。

趙泰來說起他第一次打開門時的情景，仍歷歷在目：「大多數箱子的木板都壞了，裡面生了很多小蟲子。眼前一箱箱文物，簡直令他不敢相信，此時想起姨媽的臨終囑託，才恍然大悟，當下泣不成聲。他終於猜到了姨媽終身不嫁之謎，是怕被別人騙走那些價值連城的文物，自己沒有能力清理，又不敢告訴外人。為了守護這批文物，這個漂亮高貴的女人，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寶貴的一生。」

賭王爭產風雲

翠袖乾坤 查小欣

賭王何鴻燊家族忽爆爭產風波，事態發展猶如「賭國風雲」連續劇，劇情峰迴路轉，進展節奏明快，在六十小時內，由傳媒披露爭產安排，到賭王反問否認，由代表律師發言，形容自己「被人打劫」，到女兒何超鳳拿出家書力證其乃賭王意思，到三太太陳婉珍深夜在大宅開記者會代宣讀何鴻燊聲明，確認他之前否認的分產安排，稱出自自願自願，並當場宣佈炒代表律師鮑魚，一覺睡醒，賭王親自現身，親自平亂，親口證實辭退代表律師。未分產事件中得勝的元配，由長女出頭公開表示失望，並指何鴻燊當年能獲發賭牌，全靠元配。

事情到截稿日期（一月二十八日）代表律師現身稱自己沒被炒，並透露賭王離開三太太回到自己大宅後，再錄了一段影片，當賭王推翻分產安排，稱在三太太是在壓力下對着大字報讀出聲明，更出人意表的是賭王入稟法院控告二、三房，誓要取回家產，有說原來賭王在二、三房面前演戲扮瘋癲，目的是要看清楚各房真面目，看誰露出狐狸尾巴，非常戲劇性。

賭王澳門恩怨，哄動全港，成為全城港聞和娛樂頭條，事情不斷有出人意表的發展，高潮迭起，看來記者們要在賭王及各房大門外西北風過年了。

坊間都在研究，爭產事件中，誰是好人，誰是壞人？這是一個不成熟的問題，因為每個人的出發點都是為維護個人利益，是為仔女們的將來打算，局中各人都怕自己不出手去爭的話，對方卻出手侵吞自己的一份，最上策是先下手為強。

好人壞人難分，肯定的是，有人很貪心，不感恩賭王令他們身家由零到過億，豐衣足食，享盡榮華富貴，擁有的財富下世也花不完，卻仍出盡計謀，巧取豪奪，人心不足，不知賭王面對自己一度疼錫的家人的貪婪面目，會不會很難過？

人類面對金錢同權力的時候，亦是反證達爾文的進化論的時候。

賭王說在他的字典裡沒有「輸」字，那就看他怎麼贏甚麼。

2011兔年家居風水佈局

天官知玄 楊天命

東南 六白武官祿星
放置一套八隻紫砂茶杯或八顆白色石奉，可增加升遷機會

南 二黑病符星
放置一瓶加入粗鹽和六個五角硬幣的水，金鈴或銅片，可達化病之效

西南 四綠木文曲星
掛上四枝毛筆或四枝水種富貴竹，可催旺讀書及考試運

東 五黃廉貞凶星
放置一瓶加入粗鹽和六個五角硬幣的水，金鈴或銅片，可達化病之效

家居正中央 七赤破軍星
放置藍色地氈或清水一瓶，可令是非遠避及減低破財機會

西 九紫火右弼星
放置長明燈或紅地氈可催旺喜事發生

東北 一白貪狼桃花星
放置一瓶清水加一個五角硬幣，可增人緣及愛情運

北 三碧祿存官非星
張貼揮春或紅色主調的書畫，可減弱是非之侵擾

西北 八白左輔星
放置擺鐘、風扇或水種植物可旺財

(註：新曆二月四日後適用)

天白賞梅記



「梅花香自苦寒來」。網上圖片

名古屋天白區一座市營農園，1965年建成，為了示範農業的科技成果，以達普及之效。農園佔地八公頃，除了散養雞鴨、海棠園、市民菜園和各種溫室之外，最為出名的是其十二品種、七百餘株枝垂梅，成為名古屋地區賞梅名勝，所以把農園直稱為梅園亦無不可。每年二、三月之際，園內梅樹發蕊，花開四五分時，張燈結綵，舉行枝垂梅祭，延續約半月，其間四方觀賞遊客，扶幼攜老，紛至沓來，絡繹不絕，直到梅花綻盡為止。

枝垂梅是梅的異類品種，尋常的梅樹，枝幹上聳，像桃樹一樣，呈現扇形，而枝垂梅則如其名，枝幹下垂，像柳樹一樣，呈現傘形。當其花開全盛時，一條枝幹之上，碩大的花蕊，一簇一簇，相互比連。枝垂梅的花色，有粉紅和淡白兩種，全綻時，粉白相襯，蔚為大觀。秋菊謝後，斷了芳菲的消息，冬季天寒地凍，一片寂寞沉悶氣氛，梅樹的花季，無疑帶來了春天的消息，一掃大自然的晦氣，是陽春始動的信號，怪不得梅園裡聚起了人山人海。

梅樹的周邊種植着毛竹，竹葉鬱鬱蔥蔥，肅穆端莊，映襯紅白兩色梅花的綺麗燦爛，如濃妝對上淡抹，彰顯出枝垂梅的艷色。梅和竹素有「歲寒之友」的稱呼，是因為竹葉歷冬常青不墜，而梅樹亦在歲寒發花，兩者性習相近。筆者以為，梅園倘有梅無竹，梅花縱然妖嬈，由於失去襯托，不免流於浮薄；反過來有竹無梅，竹葉在風中蕭蕭瑟瑟，徒然增添殘冬的料峭寒意。所以梅園裡的梅和竹之間，就結成了相須而不可相離的關係了。

早春的花樹，像梅樹、櫻樹和桃樹等，多是花蕊先發，花謝了以後，綠葉始出，然後才是濃蔭密佈，成就一派盛夏氣象。筆者總覺得這些花樹，當其花開全盛時，雖然絢麗，卻無綠葉扶持，缺少對照層次，覺得有些單調。好在天白農園裡粉白兩色的梅花，有一片蔥蔥的青竹相襯，不然的話，一目望盡了，無餘韻，就盤桓流連不了多時了。一物之盛，如果沒有相佐之物，又不能變化其形狀，看熟了就會生厭，所謂的「審美疲勞」，生厭了就會顧左右旁物，這大概是人情之常吧？好的庭園，其佳處常常在於變化，譬如路徑的迴環曲折、隱顯互出，加上能以有限的山水樹石的佈局，蘊含無限的天然意趣，就是所謂的「以芥見天地之廣大」了。園景無論如何堆砌，總是有限，佈局者如果能發揮匠心，以少總多，以偏概全，能逞其身手處，常常在於借景，譬如庭園中的實景，可以借背景加以凸顯；庭園中的虛景，可以借旁景加以充實。虛實有無之間，彼此消長盈縮，變化疊出，因此春秋四季，景色常新，觀賞之目，就不至於熟睹生厭而產生疲勞了。

華夏的梅樹，有着悠久的栽培歷史。《尚書》中就有以鹽梅做和羹的記載，是湯汁的上品。戴《禮》和毛《詩》中，也記載着梅實的藥用。曹操走馬揮鞭，伴稱前有梅林，飢渴難忍的三軍將士，就奮力前行，後世傳為佳話。騷人詩客的詠梅之習，經過六朝、李唐的墊鋪和渲染，到了宋代大盛，元明之後，幾乎沒有詩人不詠梅的。大抵倚曲疏瘦和孤傲寂寞，成為賞梅的心理定勢。晚清道光、咸豐年間，外患內憂，人才不濟，亂局露呈，詠梅的風習，也為之變遷，其中最出名的，大概要屬龔定庵的《病梅館記》。

龔氏在文中指斥文人畫師所提倡的「曲、倚、疏」，為「病梅」的始作俑者，發誓要用五年的時光，矯正寓所庭園裡的病梅，然後以其餘生之力，遍邀同儕，以「直、正、密」遍療江浙一帶的病梅。其得無舉功，定庵並沒有在文中留下記錄，所以不得而知。不過他的文章傳世百餘年，賞梅勝地如江寧、鄧尉和西溪一帶，梅樹似乎「罹疾」依舊，文人墨客筆下的梅花，似乎仍然以「疏影橫斜」和「暗香流動」為美，龔氏所直、所正和所密者，其枝直，其幹正，其花密，似乎是龔氏所倡理念的一脈相傳。龔氏的足跡未過東瀛，而他所矯正的梅樹，似乎僅囿於寓所「病梅」一館，天白梅園的枝垂梅，暗合龔氏的理念，只能說是出於偶然吧？

日本在遠古並無梅樹，《魏志倭人傳》提到倭國樹植時，首舉梅樹，但是刊行於八世紀初的《古事記》和《日本書紀》，均無一言提及梅樹，直到十世紀中的百科辭典《倭名類聚》問世，才有梅樹的正式記載。梅樹大概是飛鳥時代傳入日本，不過到了平安時代，還是希物，偶然在貴族宅邸如紫宸殿、南殿和東宮等處，一露芳顏，好像是世家閥閱的傳代徽章，被奉為「寶樹」。平安末年，京師瘟疫流行，當時的村上天皇，也不免染疾，據說他以梅乾療疾，終得恢復元氣。鎌倉、室町時代，梅乾的藥用價值，在醫師和僧侶的著述間，多有傳載。戰國時代的大名生子，據傳要植梅三株，以示慶賀。到了江戶中期，梅實的藥食之用，開始在民間流布，出現了梅樹專業種植戶，而且梅乾和梅酒也漸漸成為庶民飯桌上的尋常物了。

據史籍記載，傳入日本的梅樹，原係屬於華夏的烏梅品種，因為東瀛風土氣候的不同，逾淮成枳，其果實多含酸，不能生食，宜於醃漬成梅乾，土俗稱之為「酸梅」，以區別於華夏的「杏梅」。筆者出生於浙江，小時候特別喜歡吃梅乾，其實多汁，而其汁甘甜。也有將楊梅浸泡在燒酒裡，隔冬食用，有解毒祛寒、生津止瀉的效用。楊梅盛產於浙東山間，日本是多山之邦，土質天候與浙東相近，可是未聞有產楊梅的。筆者曾經考稽於典籍，然而終於未得確解，是當初就沒有傳來吧？還是傳來之後不能適應生存呢？

日本的歌詩壇中，也有詠梅之習，可以回溯到古中時代。和歌如《萬葉集》，漢詩如《懷風藻》中，都載有不少的詠梅篇什。《源氏物語》寫景敘事時，也常常提到梅樹梅花，譬如源氏宅邸前庭所植的名木，就有紅梅，其色香兩佳；源氏平素愛用的物件中，便有紅梅囊、紅梅箋和梅熏香的。物語中記載源氏一族與王公貴戚應酬往來，提到以折梅附寄鴻書，

表示心中款曲。這類風習，大概是唐使們從長安帶回平安京都的吧？

詠梅的風習，似乎在禪師當中特別流行。禪師喜歡宣講公案，在唐宋間，常常借詠梅一類的樹植草木，用來比喻因緣的深淺和佛理的玄遠。記得日前偶然翻閱日人禪僧的法話，有一位名叫道元的永平寺禪師，其人聲名遠播，尤其喜歡通過談梅，來開釋深奧的禪理。他所寓目和讚賞的梅樹，大抵開花於苦寒之中，為陽春先驅，其花瓣細嫩，花香馥郁，與世隔絕無爭；而梅實青青者可入梅酒，成熟者可製梅乾，各有佳用，造福人世，因而與禪理相通。這與華夏的詠梅傳習，如出一轍，也就是後世被龔定庵所詬病的「一掃而空」的禪理。另一種說法，梅的傳入日本，可能與稻穀同時，那就要追溯到彌生時代了，算起來應該已經跨越了兩千載。根據筆者所查閱的資料，梅樹在日本的栽培，遍及東西南北各地，至少有四百餘品種，但其實可以入用的，尚未及二十種，其餘就像天白梅園的枝垂梅，多為觀賞性植物。

世人喜歡拈花惹草，常常可以因此觀察其性情和德操的取向。三閩大夫屈原喜歡幽蘭，五柳先生陶潛喜歡寒菊，唐人多喜歡牡丹，宋人多喜歡梅花，其餘如魏晉「七賢」，喜歡竹林，理學大師周敦頤，喜歡蓮花，都以其鍾愛的花樹，寄托其品性理念，營造其環境氛圍。梅是花中苦寒者，也是花中寂寞者。華夏古來愛花者眾，而最多愛梅者，而且梅花凌寒駕眾芳，被尊為國花，其地獨一無二。筆者自適入懂得「惜花」的華年以來，經常思忖梅花受到尊奉的理由，經久而未得解。觀覽了天白梅園之後，一日恍然得一解，試以言之：華夏古來天不厚，物產貧瘠，天災頻仍，百姓以食為天，手足胼胝，能得溫飽為大幸，安居非常不易。大概是這一緣故，古人常以苦寒為揚，勤勉為箴，松、竹、梅一類經冬而其葉常青，歷寒而其花始發的植物，大概是先民艱辛生活的寫照吧？怪不得經常被用來自動和勵人了。日本在戰後重建，經濟騰飛，社會漸漸臻於富庶，居民安居樂業，枝垂梅這一類花蕊飽滿、花色濃麗的梅樹品種，深得民眾青睞，大概也是其民生的寫照吧？

(作者趙堅，大阪警營學園大學教授，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)

兔的隨想

隨想 興國

兔這個字的甲骨文，畫的就是兔，一隻像兔，上耳下垂，肚腹有一條朝右彎向上方的小腿，所以一看，就知道是兔子。但是經過小篆和楷書的演變後，就不大像兔子了。不過，也可以憑想像去重組兔子的形象。比如最先寫的上面兩劃，就是耳，而最後一劃，就是尾巴。兔尾很重要，因為沒有了這一點，就變成免字了。

兔年交的稅，自然可以叫做免稅。如果少了那一點，就變成免稅，那也就皆大歡喜了。兔年的願望，你有做過這樣的免稅美夢嗎？政府有可能因為錢太多而免咱們在兔年的稅嗎？

俗語說，兔子不吃窩邊草。看到這句話出自明代小說《粉妝樓》的原話，你想到什麼？香港的八卦新聞那麼多，看得多了，自然想到的是大老闆身邊的女秘書。讀過中國神話的讀者，可能會想到月亮上面那隻孤寂的兔子，一天到晚在搗藥，沒有空去吃遠處的草，只能吃身邊的草了。美國人想起的，恐怕是恐怖分子。因為這句俗語的原意是，他是壞人，也不會在自己的周圍行兇作惡。恐怖分子就是這樣，恐怖襲擊都在他國進行。

香港樂壇 越亂越快樂

踏地觀察 湯禎兆

二〇〇九版權爭拗至今，令二〇一〇年的頒獎禮都失色，無線的沒有四大唱片公司，港台，無線又獲無綫轉播，一眾頒獎禮在尷尬的情況下落幕，卻又飄來刺激的消息——羅傑承旗下的卡拉OK即將開幕，屆時有四大唱片公司(和無線反目以及和CMAA過不去的)三環、環球、華納、Sony等歌手的歌曲。至於其他唱片公司如英皇，亦即無綫的死黨，旗下歌曲將由其他歌手重新演繹，可能編曲不同了，又或男歌女唱/女歌男唱了，相信也無減歌迷的雅興。據說用上新技術，讓唱片公司直接上載，減低營運成本，也可說是增加了競爭力。

以上的適應力變化，已叫人看得趣味盎然。原先代表無線和四大商討的陳志雲被羅傑承調查，注定了大要走上不歸路，但會否有人為他們擔心，一如南華足球一樣，他們有羅傑承「撐場」，真的不愁沒出路。而且現在電視台的影響力被網上平台削弱，香港也將有越來越多的電視頻道，放棄無線但需要權板，那批歌星，就真的沒有東西需要懼怕。新的卡拉OK更是強心針。

今日今日，無論政治或是社會氛圍都更著重抗爭，令唱片公司及歌手都敢於踏出一步，改變以往唯唯諾諾的過程。另一方面，有實力的歌手北移，令香港不再成為重點市場，要求生的其實也唯有推陳出新，只要不是作奸犯科，樂迷都會支持。

有亂亦有機，反正之前也不算得能走出困局。權力大洗牌反能令一些小單位擠進大台/小台擠進音樂推廣，未嘗不是一些好的變化。小組合如Super Moment及CMAA等，都是本著另類曲風的新單位，靠網絡先打好口碑。無綫大量歌星位置懸空，總不能老找超級巨聲來填位，也正是他們這些新人的機會。另一邊廂，亞視播出港台的金曲獎，收視率比平時更高，對亞視及港台也是鼓舞。而更多歌手能在亞視亮相，若能把握機會藉此做好音樂，也是他們的另一條出路。香港新樂壇，還望二〇一一年。

「名人效應」的浪費

生活語錄 吳康民

內地喜歡「一窩風」，只求跟風，不問收效，只求時髦，不計效果。許多名人的浪費，由此而生。

歷史名人的爭奪戰，方興未艾。《紅樓夢》吃香，便有作者曹雪芹故里之爭。河北省的豐潤、遼寧省的遼陽、鐵嶺、江西省的南昌市，都說是他的故鄉。唐代詩人李白，出生地有說是四川江油，也有說是湖北安陸，更有說是甘肅天水。

老子故里，安徽渦陽、河南鹿邑、甘肅臨洮都來湊熱鬧。

《三國演義》中的趙雲，同一個河北省，正定和臨城也來個兄弟相爭。

所以如此，就是要發揮「名人效應」，以此來建設什麼「文化公園」、「××故里旅遊區」等等以謀取經濟利益。

但事實證明，即使爭到了，建設了，這種名人旅遊區，也收不到多少經濟效益。君不見許多文化公園都是虧蝕的。但如果是私人投資，讓市場規律去

淘汰好了。不幸的是不少地方政府也爭着投資，把公帑當兒戲，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。

廣西陽朔的山山水水景演出《印象·劉三姐》成功，獲得了巨大的文化效益和經濟效益。於是各地又群起效尤，江西鄱陽湖由政府投資製作一台大型實景演出，作為展示鄱陽湖製作的一台重要實景演出，雲南的麗江和大理都投資數億打造實景演出工程。海南三亞更是大手筆，投資二十億建實景山水演藝及文化產業園。

經過近幾年的「一窩風」建設，全國已經形成三千多家主題公園的龐大規模。有調查顯示，到目前為止，有贏利的僅佔百分之十，七成仍在虧蝕，二成勉強維持，這是多麼大的資源浪費！

這種競爭現象，爭政績、爭利益的怪現象，是到了政府應該施行相關的認定批准制度了。